

武

備

志

武備志卷三十

防風茅元儀輯

戰略考

晉 二終

秦王堅遣長樂公丕將軍苟萇石越慕容垂等四道會攻襄陽、桓冲在上明、擁衆七萬、憚秦兵不敢進、丕欲急攻襄陽、苟萇曰、吾衆十倍於敵、楔糧山積、但稍遷漢沔之民於許洛、塞其運道、絕其援兵、譬網中之禽、何患不獲、而多殺將士、急求成功哉、

不從之後朱序果以力屈被執

無心被
獲及似
奇策故
曰其機
端

秦陽平公融等攻壽陽克之胡彬退保硤石融進
攻之梁成等屯於洛澗柵淮以遏東兵謝石謝玄
等憚不敢進彬糧盡潛遣使告石等曰今賊盛糧
盡恐不復見大軍秦人獲之送於融融馳吏白秦
王堅曰賊少易擒但恐逃去宜速赴之堅乃留大
軍於項城引輕騎八千兼道就融遣朱序來說石
等不如速降序私謂石等曰若秦衆盡至誠難與
爲敵今乘諸軍未集宜速擊之若敗其前鋒則彼

堅亦有
與色其
軍可知
矢故一

已奪氣可遂破也十一月玄遣廣陵相劉牢之帥
精兵五千趣洛澗成阻澗爲陳以待之牢之直前
渡水擊成大破斬之分兵斷其歸津秦步騎崩潰
赴淮死者萬五千人於是石等水陸繼進堅與融
登壽陽城望之見晉兵部陣嚴整又望見八公山
上草木皆以爲晉兵顧謂融曰此亦勍敵何謂弱
也憮然始有惧色秦兵逼淝水而陳玄使謂融曰
君懸軍深入而置陳逼水此乃持久之計非欲速
戰者也若移陳小却使我兵得渡以決勝負不亦

麾不可
復止

有同一
策而分
勝負者
皆此類

善乎秦諸將皆曰我衆彼寡不如過之使不得上
可以萬全堅曰但使半渡我以鐵騎蹙而殺之茂
不勝矣融亦以爲然遂麾兵使却秦兵遂退不可
復止玄等引兵渡水擊之融駒畧陳欲以帥退者
馬倒爲晉兵所殺秦兵遂潰

正月朔長樂公丕大會賓客請慕容農不得始覺
有變遣人四出求之乃知其在列人已起兵矣慕
容垂稱燕王帥衆二十餘萬自石門濟河馬驅向
鄴而農亦驅列人居民爲卒使趙秋說屠客及東

夷烏桓各帥部衆數千赴之，攻破館陶，衆至數萬。推農爲驃騎大將軍，農以垂未至，不敢行賞。趙秋曰：「軍無賞，士不往，今之來也，皆欲建功，規利宜承制，封拜以廣中興之基。」農從之。於是赴者相繼，農號令整肅，軍無私掠，士女喜悅。長樂公丕使石越討之，農曰：「越有智勇之名，今不南拒大軍而來，此是畏王而陵我也，必不設備，可以計取之。」衆請治列人城，農曰：「今起義兵，唯敵是求，當以山河爲城池，何列人之足治也？」越至列人西，農參軍趙謙請

急救之農曰彼甲在外我甲在心晝戰則士卒見其外貌而憚之不如待暮擊之可以必克令戰士嚴備以待毋得妄動越立柵自固農笑曰越兵精士壯不乘其初至之銳以擊我方更立柵吾知其無能爲也向暮農鼓噪出陳於城西牙門留本帥壯士四百騰柵而入農督大衆隨之大敗秦兵斬越

秦將軍魏揭飛帥氏胡攻後秦將姚當成於杏城將軍雷惡地應之攻李潤後秦主萇欲自擊之羣

只是惟
其智慧
非常

臣曰陛下不憂六十里符登乃憂六百里魏揭飛何也。長曰登非可猝滅吾城亦非登所能猝拔。惡地智略非常若南引揭飛東結董成得杏城李潤而據之長安東北非吾有也。乃潛引精兵一千六百赴之。揭飛惡地有衆數萬氏胡赴之者首尾不絕。見後秦兵少悉衆攻之。長固壘不戰示之以弱。潛遣騎出其後。揭飛兵擾亂。長縱兵擊之。斬揭飛及其將士萬餘級。惡地請降。長待之如初。荀曜密召秦主登許爲內應。自曲牢赴之。軍於馬

頭原後秦主苻萇率衆逆戰登擊之斬其右將軍吳忠萇收兵復戰姚碩德曰陛下慎於輕戰每欲計取之今失利而更前何也萇曰登用兵遲緩不識虛實今輕兵直進此必苟曜與之有謀也緩之則其謀得成故及其未合急擊之耳遂進戰大敗之登退屯郿

燕主垂擊翟釗釗求救於西燕西燕主求謀於羣臣尚書鮑遵曰使兩寇相敝吾乘其後此卞莊子之策也侍郎張騰曰垂強釗弱何敝之乘不如速

身背
說
取勝
不少而
項籍強
勝之說
爲勝之
微乎微
乎安可
不察

救之以成鼎足之勢。今我引兵趨中山，晝多疑兵，夜多火炬，必懼而自救。我衝其前，釗躡其後。此天授之機，不可失也。永不從，垂軍黎陽，臨河欲濟，釗列兵南岸以拒之。垂徙營就西津去黎陽四十里，爲牛皮船百餘艘，僞列兵仗，汭流而上。釗亟引兵趨之。垂潛遣桂林王鎮等自黎陽津夜濟，營於河南。比明，營成，釗亟還攻。垂命堅壁不戰。釗兵往來疲渴，攻營不拔。將引去，鎮等出戰，慕容農自西津濟夾擊，大破之，盡獲其衆及所統七郡三萬餘戶。

劉奔長子

平生奇
奇生平

燕王垂以二月部分諸將出壺關淦口沙庭以擊西燕標榜所趨軍各就頓西燕主永聞之分道拒守聚糧臺壁遣兵戍之既而垂頓軍鄴西南月餘不進永疑垂欲詭道由太行入乃悉歛諸軍杜太行口惟留臺壁一軍四月垂引大軍出淦口入天井關五月至臺壁破之永召太行軍還自將拒之垂陳於臺壁南遣千騎伏澗下及戰僞退永衆追之澗中伏發斷其後諸軍四面俱進大破之永走

師長子、

魏王珪進軍臨河、燕太子寶列兵將濟、風漂其船、泊南岸、魏獲其甲士三百餘人、皆釋而遣之、寶之發中山也、燕主垂已有疾、既至五原、珪使人邀中山之路、伺其使者盡執之、寶等數月不聞垂起居、珪使所執使者臨河告之曰、若父已死、何不早歸、寶等憂恐、士卒駭動、珪使洛陽公遵將七萬騎塞燕軍之南、十月燕軍燒船夜遁、

燕主寶聞魏軍將至、議於東堂、符謨曰、魏軍乘勝

巧見亦
不先

氣銳若縱之入平土不可敵也宜杜險以拒之睦
邃曰魏多騎兵馬上齎糧不過旬日宜令郡縣聚
民千家爲一堡清野以待之彼不過六旬食盡自
退封懿曰魏兵數十萬民雖築堡不能自固是聚
兵及糧以資之也且動搖民心示之以弱不如阻
關拒戰趙王麟曰魏鋒不可當宜完守中山待其
弊而乘之於是修城積粟爲持久之備悉以軍事
委麟

魏東平公儀攻鄴燕范陽王德使南安王青等夜

河明于
九地

擊破之、魏軍退屯新城、青等請追擊之、別駕韓諱
曰、古人先計而後戰、魏軍不可擊者四、懸軍遠客、
利在野戰、一也、深入近畿、頓兵死地、二也、前鋒旣
敗、後陳方固、三也、彼衆我寡、不敵、四也、我軍自戰、
其地動而不勝、衆心難固、城隍未修、敵來無備、不
如深壘固軍、以老之、德從之、召青還、儀果疲敗、

涼王光以西秦主乾歸數反覆、舉兵伐之、西秦羣
臣請東奔成紀、乾歸曰、軍之勝敗在於巧拙、不在
衆寡、光兵衆而無法、弟延勇而無謀、不足憚也、且

其精兵盡在延所，延死，光自走矣。光軍長最，遣子太原公纂攻金城。天水公延攻臨洮，武始、河關皆克之。乾歸使人給延曰：「乾歸衆潰，奔城紀矣。」延欲引輕騎追之。司馬耿稚諫曰：「乾歸勇畧過人，安肯望風自潰？且告者視高色動，殆必有姦，宜整陳而前，使步騎相屬，俟諸軍畢進，然後擊之，無不克矣。」延不從，進與乾歸遇，戰死。光引兵還如臧。俱孝武秦王興大發諸軍，遣義陽公平等伐魏，自將大軍繼之。平拔魏乾壁，魏主珪遣長孫肥爲前鋒，自將

大軍繼後以禦興、肥敗平，平走柴壁，嬰城固守。魏軍圍之，興將兵四萬救平，將據天渡，運糧以餉平。魏博士李先曰：「兵法：高者爲敵所棲，深者爲敵所囚。今秦兩犯之，宜先遣奇兵據天渡柴壁，不可戰取也。」珪命增築重圍，內防平出，外拒興入。將軍安同曰：「汾東有蒙阮，東西三百餘里，蹊徑不通，興來必從汾西臨柴壁。如此虜聲勢相接，重圍雖固，不能制也。不如爲浮梁渡汾西，築圍以拒之，虜至無所施其智力矣。」珪從之。帥步騎三萬逆擊興於蒙

此計甚
和

百來勦
土之師
此爲最
難最奇

阮之南興退走四十餘里屯汾西代柏材從汾上
流縱之欲以毀浮梁魏人皆鈎取爲薪平糧竭矢
盡夜突圍不得出乃帥麾下死餘衆二萬餘人
皆就禽興力不能救舉軍慟哭珪乘勝進攻蒲坂
劉裕從徐兗刺史桓修入朝與劉毅何無忌孟昶
及裕弟道規諸葛長民等相與合謀起兵討弘據
廣陵長民爲刁逵參軍使殺逵據歷陽弘逵皆玄
黨也裕託以遊獵與無忌收合徒衆得百餘人詰
旦京口門開無忌著傳詔服稱敕史居前徒衆隨

可稱
雄

之入勅桓修孟景勸桓弘其日出獵天未明開門
出獵孟景與劉毅劉道規帥壯士數千人直入斬
之因收衆濟江衆推裕爲盟主總督徐州事以景
爲長史守京口裕帥二州之衆千七百人軍于竹
里移檄遠近玄加桓謙征討都督謙等請亟遣兵
擊裕玄曰彼兵銳甚計出萬死若有蹉跌則彼氣
成而吾事去矣不如屯大衆於覆舟山以拒之彼
空行二百里無所得銳氣已挫忽見大軍必驚愕
我按兵堅陣勿與交鋒彼求戰不得自然散走此

不負桓
溫見

策之上也。謙等固請，乃遣吳甫之、皇甫敷相繼北上。玄憂懼特甚，或曰：「裕等烏合微弱，勢必無成，何慮之深？」玄曰：「劉裕足爲一世之雄，劉毅家無擔石之儲，樗蒲一擲百萬，何無忌酷似其舅共舉大事？何謂無成？」

桓謙與何澹之屯覆舟山，裕先使羸弱登山，多張旗幟，以油灌諸木枝，燃之，火光徧滿山谷。玄不知測，裕乃與劉毅等分數隊進突謙軍，皆殊死戰，無不以一當百。時東北風急，毅軍縱火，煙塵張天，鼓

知已知
微不欲
達其家
杰也

謂之音震駭京邑，謙等諸軍一時奔走。

夏主勃勃破鮮卑薛于等三部，降其衆以萬數，進
攻秦三城，以北諸戍斬秦將楊丕、姚石生等。諸將
皆曰：「陛下欲經營關中，宜先固根本，使人心有所
憑繫。」高平險固，饒沃，可以定都。勃勃曰：「吾大業草
創，姚興亦一時之雄，未可圖也。今專固一城，彼必
并力於我，亡可立待，不如以驍騎風馳出其不意，
救前則擊，後救則擊。前使彼疲於奔命，我則游
食自若。不及十年，嶺北河東盡爲我有。待興旣死，

嗣子闇弱徐取長安在吾計中矣於是侵掠嶺北諸城秦王興乃嘆曰吾不用黃兒之言以至於此劉裕抗表伐南燕四月帥舟師自淮入泗五月至下邳留輜重步進至琅琊所過皆築城留兵守之或謂裕曰燕人若塞大峴之險或堅壁清野大軍深入不唯無功將不能自歸奈何裕曰吾慮之熟矣鮮卑貪婪不知遠計進利虜獲退惜禾苗謂我孤軍深入不能持久不過進據臨朐退守廣固必不能守險清野敢爲諸君保之南燕主超召羣臣

與廣正
君之言
俱幸而
不用耳
天之贊
裕信也

會議公孫五樓曰吳兵輕果利在速戰宜據大峴
使不得入曠日延時阻其銳氣然後徐簡精騎
海而南絕其糧道敕段暉帥兖州之衆緣山東下
腹背擊之此上策也各命守宰依險自固校其資
儲餘悉焚芟使敵無所得旬月之間可以坐制此
中策也縱賊入峴出城逆戰此下策也超曰今歲
星居齊以天道推之不戰自克客主勢殊以人事
言之彼遠疲弊勢不能久奈何芟苗徙民先自蹙
弱乎不如縱使入峴以精騎躁之何憂不克桂林

王鎮曰：陛下必以騎兵利平地者，宜出峴逆戰。戰而不勝，猶可退守，不宜縱敵入峴。自棄險固也。超不從。鎮出嘆曰：「既不能逆戰，又不肯清野，延敵入腹，坐待攻圍，酷似劉璋矣。」超聞之，怒收鎮獄。裕過大峴，燕兵不出。裕舉手指天，喜形于色。左右曰：「公未見敵而先喜，何也？」裕曰：「兵已過險，士有必死之志，餘糧棲畝，人無匱乏之憂，虜已入吾掌中矣。」六月，裕至東莞，超先遣五樓及段暉等將步騎五萬屯臨朐，聞晉兵入峴，自將步騎四萬往就之。裕以

車四千乘爲左右翼方軌徐進與燕兵戰於臨朐
南日向晨勝負未決參軍胡藩言於裕曰燕悉兵
出戰臨朐城中留守必寡願以奇兵從間道取其
城此韓信所以破趙也裕遣藩等潛師出燕兵後
攻臨朐聲言輕兵自海道至超大驚單騎就暉於
城南藩等遂克其城裕因衆兵奮擊大敗之斬暉
等大將十餘人乘勝至廣固克其大城超入保小
城裕築長圍守之撫納降附采拔賢俊因齊地糧
儲停江淮漕運超遣張綱乞師於秦赦桂林王鎮

此明自
補若死
社稷耳

以爲都督且問計焉鎮曰百姓之心繫於一人今
陛下親將奔敗士民喪氣聞秦有內患恐不暇救
燕今散卒尚有數萬宜悉出金帛以餌之更決一
戰若天命助我必能破敵如其不然死亦爲美樂
浪王惠曰晉軍氣勢百倍我以敗卒當之不亦難
乎秦與我唇齒也安得不來超從惠計復遣韓範
如秦裕圍城益急超請割地稱藩不許秦王興遣
使謂裕曰今遣鐵騎十萬屯洛陽晉軍不還當長
驅而進矣裕謂其使者曰語汝姚興我克燕之後

二十一
同
舉大事
此者便
分君臣

息兵三年當取關洛。今能自送便可速來。劉穆之聞裕言尤之曰。此語不足威敵。適足以怒之。若廣固未拔。羗寇奄至。奈何。裕笑曰。此正兵機。非卿所解。夫兵貴神速。彼若審能赴救。必畏我知。寧容先遣信命逆設此言。是自張大之辭耳。晉師不出。爲日久矣。羗見伐齊。殆將內惧。自保不暇。何能救人耶。

初徐道覆聞劉裕北伐。勸盧循襲建康。不從。自至番禺說之曰。本住嶺外。豈得以此傳之子孫耶。正

興才惜
不成耳

以○劉○裕○難○與○爲○敵○也○今○裕○頓○兵○堅○城○之○下○未○有○還○
期○我○以○此○思○歸○死○士○掩○擊○何○劉○之○徒○如○反○掌○耳○不○
乘○此○機○而○苟○求○一○日○之○安○裕○平○齊○後○以○璽○書○徵○君○
自○將○屯○豫○章○遣○諸○將○帥○銳○師○過○嶺○恐○將○軍○不○能○當○
也○若○先○克○建○康○傾○其○根○蒂○裕○雖○南○還○無○能○爲○矣○循○
乃○從○之○初○道○覆○使○人○伐○船○材○於○南○康○山○至○始○興○賤○
賣○之○居○人○爭○市○之○至○是○悉○取○以○裝○艦○旬○日○而○辦○循○
自○始○興○寇○長○沙○道○覆○寇○南○康○廬○陵○豫○章○皆○陷○之○道○
覆○順○流○而○下○舟○楫○甚○盛○朝○廷○急○徵○裕○裕○方○議○留○鎮○

下邳經營司雍會得詔乃以韓範爲都督八郡軍
事封融爲渤海太守引兵還何無忌自尋陽引兵
拒盧循長史鄧潛之諫曰循兵艦盛勢居上流宜
決南塘守三城以待之彼必不敢捨我遠下蓄力
養銳俟其疲老然後擊之此萬全之策也今決成
敗於一戰萬一失利悔將無及參軍殷闡曰循所
將皆三吳舊賊百戰餘勇始興浮子拳捷善鬪宜
留屯豫章徵兵屬城兵至合戰未爲晚也無忌不
聽與徐道覆遇於豫章賊令彊弩數百登山邀射

乘風暴急以大艦逼之衆遂奔潰無忌遂握節而死。劉毅將自拒盧循。裕與書曰。賊新獲利其鋒不可輕。今脩船垂畢。當與弟同舉。又遣劉藩諭止之。毅怒謂藩曰。往以一時之功相推耳。汝謂我真不及劉裕邪。投書於地。帥舟師二萬發姑孰。五月與循戰於桑落洲。毅兵大敗。棄船步走。其衆皆爲循所虜。循聞裕已還。與其黨相視失色。欲退還尋陽。取江陵。據二州以抗朝廷。徐道覆謂宜乘勝徑進。固爭累日。循乃從之。裕募人爲兵。賞之同京口。赴

義之科發民治石頭城議者謂宜分兵守津要裕
曰賊衆我寡若分兵屯守則人測虛實且一處失
利則沮三軍之心今聚兵石頭隨宜應赴既令彼
無以測又以衆力不分若徒旅轉集徐更論耳時
劉毅新敗人情恟懼將士北還者多瘡病建康戰
卒不盈數千循戰士十餘萬舟車百里樓船高十
二丈孟果諸葛長民欲奉乘輿渡江以避其鋒裕
不聽參軍王仲德言於裕曰明公新建大功威震
六合妖賊既聞凱還自當奔潰若先自遁逃則勢

同匹夫何以威物，裕甚悅。景固請不已，裕曰：「今重鎮外傾，疆寇內逼，人情危駭，莫有固志。若一旦遷動，便自土崩瓦解。江北亦豈可得至？設令得至，不過延日月耳。今兵士雖少，自足一戰。若其克濟，則臣主同休；苟厄運必至，我當橫尸廟門，遂其由來以身許國之志，不能草間求活也。」景恚甚，請死。裕怒曰：「卿且一戰，死復何晚？」景乃抗表曰：「臣贊北伐之計，使狂乘間至此，謹引咎以謝天下，乃仰藥而死，循至淮口，中外咸嚴。琅邪王德文都督宮城，

雖計出
無奈亦
寧古後
有心血

裕屯石頭謂將佐曰賊於新亭直進其鋒不可當宜且避之若回泊西岍此成禽耳道覆請於新至白石焚舟而上數道進攻循曰大軍未至孟果望風而自裁以大勢言之當計日潰亂今決勝負於一朝既非必克之道且多殺傷士卒不如按兵待之道覆嘆曰我終爲盧公所悞事必無成使我得爲英雄驅馳天下不足定也裕登城見循軍引向新亭顧左右失色既而廻泊蔡洲乃悅遂柵石頭淮口脩治越城築查浦藥國廷尉三壘皆以兵

守之、明日、循伏兵南岬、使老弱乘舟向白石、聲言
悉衆自白石步上、裕留沈林子徐赤特戍南岬、斷
查浦、戒令堅守、勿動、裕北出拒之、林子曰、妖賊此
言、未必有實、宜爲之防、裕曰、石頭城險、淮柵甚固、
留卿在後、足以守之矣、又明日、循焚查浦、赤特將
擊之、林子曰、衆寡不敵、不如守險、以待大軍、赤特
不從、出戰、大敗、林子據柵力戰、賊乃退、裕帥諸軍
馳還石頭、斬赤特、出陳於南塘、

譙縱遣使請兵於秦、以桓謙爲荊州刺史、使帥衆

萬寇荊州秦王興遣將軍荀林帥兵會之謙於
道募民得一萬人屯枝江林屯江津江陵士民多
懷二心道規乃會將士告之曰聞諸長者頗有去
就之計吾東來文武足以濟事若去者不相禁也
因夜開城門達曉不閉衆咸憚服莫有去者魯宗
之帥衆數千自襄陽赴救或謂宗之情未可測道
規單馬迎之宗之感悅道規使之居守委以腹心
自帥諸軍攻謙水陸齊進戰於枝江天門太守檀
進陷陳大破之斬謙林初謙至枝江江陵士民皆

與書言城中虛實許爲內應至是檢得之道規悉
焚不視衆乃大安

徐道覆帥衆三萬趣江陵奄至幡冢江漢士民感
劉道規焚書之恩無復貳志道規使劉遵別爲遊
軍自拒道覆於豫章口前驅失利遵自外橫擊大
破之斬首萬餘級餘悉赴水死道覆單舸走還湓
口初道規使遵爲遊軍衆咸以爲敵彊衆少不應
分割置無用之地至是廼服

劉裕謀伐蜀以朱齡石有武幹練吏職欲以爲元

我知
人知
我知
方知
川北
三

帥衆皆以齡石資名尚輕難當重任裕不從以齡石爲益州刺史率將軍臧熹蒯恩劉鐘等伐蜀熹裕之妻弟位居靈石之右亦使隸焉裕與齡石密謀曰往年劉敬宣出黃虎無功而還賊謂我今應從外水往而料我當出不意猶從內水來也如此必以重兵守涪城以備內道若向黃虎正墜其計今以大衆自外水取成都疑兵出內水此制敵之奇也而慮此聲先馳賊審虛實別有函書封付齡石署函邊曰至白帝乃開諸軍雖進而未知處分

所○由○齡○石○等○至○白○帝○發○函○書○曰○衆○軍○悉○從○外○水○取○
成○都○臧○熹○從○中○水○取○廣○漢○老○弱○乘○高○艦○從○內○水○向○
黃○虎○於○是○諸○軍○倍○道○兼○行○譙○縱○果○使○譙○道○福○以○重○
兵○守○涪○城○備○內○水○齡○石○至○平○模○去○成○都○二○百○里○縱○
遣○侯○暉○夾○崖○築○城○以○拒○之○齡○石○謂○劉○鍾○曰○今○賊○嚴○
兵○固○險○攻○之○未○必○可○拔○且○養○銳○以○伺○其○隙○何○如○鍾○
曰○不○然○前○聲○言○大○衆○向○內○水○道○福○不○敢○捨○涪○城○今○
重○兵○猝○至○侯○暉○已○破○膽○矣○所○以○阻○兵○守○險○是○其○懼○
不○敢○戰○也○因○而○攻○之○其○勢○必○克○若○緩○兵○相○守○彼○將○

知我虛實，涪軍忽來，并力拒我，求戰不獲，軍食無資，二萬餘人悉爲譙子虜矣。齡石從之。七月，攻其北城，克之，斬侯暉。南城亦潰，於是捨船步進，賊望風奔縱，棄城出走。齡石遂入成都，誅宗親餘皆按堵，使復其業，縱去投道福，不納，乃縊死。

劉裕將水軍自淮泗入清河，將沂河西上，先遣使假道於魏。秦主泓亦遣使求救於魏。魏主嗣使羣臣議之，皆曰：「潼關天險，劉裕以水軍攻之，甚難。若登岍北侵，其勢甚易。」裕聲言伐秦，其志難測。且秦

婚姻之國不可不救。宜發兵斷河上流。勿令得西。崔浩曰。裕圖秦久矣。今乘其危而伐之。其志必取。若過其上流。裕心忿戾。必上岝北侵。是我代秦受敵也。今乘然寇邊。民食又乏。若復與裕爲敵。南赴則北寇愈深。救北則南州復危。非良策也。不若聽裕西上。然後屯兵以塞其東。使裕克捷。必德我之假道。不捷。吾不失救秦之名。此策之得者也。且南北異俗。借使國家棄恒山以南。裕必不能以吳越之兵守之。安能爲吾患。且夫爲國計者。惟社稷是

利豈顧一女子乎。議者猶曰：裕西入關，則恐吾斷其後，北上則姚氏必不能出關助我。此心聲西而實北也。嗣乃遣長孫嵩、阿薄干等將兵十萬屯河北。岍裕乃引軍入河，而使將軍向彌留戍碣磧。

魏人以數千騎緣河隨裕軍西行，船有漂渡北岸者，輒爲魏人所殺掠。裕遣軍擊之，輒走。退則復來。四月，裕遣丁肱帥仗士七百人，車百乘，渡北岍，去水百餘步，爲却月陣。兩端抱河，車置七仗士，事畢，使豎一白旄。裕先命朱超石戒嚴，旄舉，超石帥二

千人馳赴之。魏人以三萬騎圍之，四面肉薄，弩不能制，超石斷稍千餘，皆長三四尺，以大鎚鎚之一，稍輒洞貫三四人。魏兵奔潰，斬其將阿薄干。魏主嗣乃恨不用崔浩之言。

沈田子傳弘之入武關，秦戍將皆委城走。田子等進屯青泥。八月，太尉裕至閬鄉，秦主泓欲自將禦裕，恐田子等襲其後，欲先擊滅田子等，然後傾國東出。乃帥步騎數萬，屯至青泥。田子本爲疑兵，所領裁千餘人，聞泓至，欲擊之。弘之以衆寡不敵，止。

之田子曰兵貴用奇不必在衆今衆寡相懸勢不
兩立若彼圍旣固則我無所逃矣不如乘其始至
營陳未立而先簿之可以有功遂進兵秦兵合圍
數重田子慰撫士卒曰諸軍遠來正求此戰死生
一決封侯之業於此在矣士卒皆踊躍鼓譟執短
兵奮擊秦兵大敗斬萬餘級泓奔還灞上

劉裕至潼關王鎮惡請帥水軍自河入渭以趨長
安裕許之秦主泓使姚丕守渭橋以拒之鎮惡泝
渭而上乘蒙衝小艦行船者皆在艦內秦人但見

甕之死
地而後

艦進驚以爲神至渭橋鎮惡令軍士食畢皆持仗登岍後者斬既登卽密使人解放舟艦渭水迅急倏忽不見乃諭士卒曰此爲長安北門去家萬里舟楫衣糧皆以隨流令進戰而勝則功名俱顯不勝則骸骨不返無他岐矣乃身先士卒衆騰踊爭進大破姚丕軍泓引兵救之爲敗卒所蹂踐不戰而潰鎮惡入自平朔門泓將出降其子佛念年十
一言於泓曰晉人將逞其欲雖降必不免不如引決泓撫然不應佛念登官牆自投死泓乃將妻子

羣臣詰壘門降

夏王勃勃聞裕伐秦曰裕取關中必矣然不能人
留必將南歸若留子弟及諸將守之吾取之如拾
芥耳乃秣馬養士進據安定嶺北郡縣皆降及聞
劉裕東還大喜召王買德問計買德曰關中形勝
之地而裕以幼子守之狼狽而歸正欲急成篡事
不暇復以中原爲意此天以關中賜我不可失也
青泥上洛南北之險宜先遣遊軍急至東塞潼關
絕其水陸之路然後傳檄三輔施以恩德則義真

在網罟中不足取也。勃勃乃遣子璜帥騎二萬向
長安，別將屯青泥及潼關，而自將大軍爲後繼。俱

安帝

北涼王蒙遜欲伐西涼，先引兵攻秦浩亶。旣至，潛
師還屯川巖。涼公李歆欲乘虛襲之，將步騎三萬
東出。蒙遜聞之，曰：「歆已入吾術中。」然聞吾旋師，必
不敢前。乃露布四境云：「已克浩亶。」將進攻黃峪。歆
聞之喜，進入都瀆澗。蒙遜引兵擊之，戰於懷城。歆
大敗見殺。恭帝

武備志卷三十

武備志卷三十一

戰略考

宋

魏主聞宋高祖克長安、大懼、遣使請和、自是歲聘不絕、及高祖殂、沈範等奉使在魏、還及河、魏主遣人追執之、議發兵取洛陽、虎牢、滑臺、崔浩諫曰、陛下不以劉裕歟、起納其使貢、裕亦敬事陛下、今乘喪伐之、雖得之不足爲美、且國家今日亦未能一

有如
火

舉取江南也。而徒有伐喪之名。竊爲陛下不取。臣
謂宜遣人吊祭。存其孤弱。恤其凶災。使義聲布於
天下。則江南不攻自服矣。况裕新死。黨與未離。不
如緩之。待其強。臣爭權變難必起。然後命將出師。
可坐收淮地也。魏主曰。劉裕乘姚興之死而滅之。
今我乘裕喪而伐之。何爲不可。浩曰。不然。姚興死。
諸子交爭。故裕乘釁伐之。今江南無釁。不可比也。
魏主不從。假司空奚斤節。使督將軍周幾。公孫表。
伐宋。十月。將發。公卿議以攻城略地何先。奚斤欲

先攻城。崔浩曰：南人長於守城。昔符氏攻襄陽，經年不拔。今以大兵坐攻小城，若不時克，挫傷軍勢，敵得徐嚴而來，我怠彼銳，此危道也。不如分軍略地，至淮爲限，列置守宰，賦斂租穀，則洛陽滑臺虎牢，更在軍北，絕望南救，必沿河東走，不則爲囿中之物，何憂其不獲也？公孫表固請攻城，魏主從之。斤等帥步騎三萬，濟河，管於滑臺之東。宋司州刺史毛德祖遣翟廣等將步騎三千救之。斤等乘勝進逼虎牢。毛德祖戰屢破之，復與公孫表等共攻。

虎牢，魏主自鄴遣兵助之。毛德祖於城內穴地入，七丈，分爲六道出魏圍外，募敢死士數百，從穴中出襲其後。魏兵驚擾，斬首數百，焚其攻具而還。初，德祖與表有舊，表有權略，德祖患之，乃與交通，音問密遣人說奚斤云：「表與之連謀，每荅表書，輒多所治定，表以示斤，斤疑之以告魏主。」魏主使人夜就帳中縊殺之。

魏主如東郡陳留，叔孫建將三萬騎逼東陽城。城中文武纔一千五百人，竺夔及濟南太守垣苗悉

可法

力固守時出奇兵擊魏破之魏步騎繞城列陳一
餘里大治攻具夔作四重塹魏人填其三重爲撞
車以攻城夔遣人作地道中出以大麻組挽之令
折魏人復作長圍進攻愈急歷久城壞戰士多死
檀道濟乃與王仲德等分兵救之建等遁去

魏主遣并州刺史伊樓拔助奚斤攻虎牢毛德祖
隨方抗拒頗殺魏兵而將士稍零落虎牢被圍二
百日無日不戰勁兵殆盡而魏增兵轉多毀其外
城德祖於內更築三重城以拒之又毀其二重德

祖惟保一城，晝夜相拒，將士眼皆生創。德祖撫之以恩，終無離心。檀道濟、劉粹等皆畏魏兵強，不敢進。魏人作地道以洩城中井，城中人馬渴乏，被創者不復出血，重以饑疫。魏仍急攻之，城遂陷。將士欲扶德祖出走。德祖曰：「我誓與此城俱斃，義不使城亡而身存也。」魏主命將士得德祖者必生致之。將軍豆代田執以獻。俱帝景

魏奚斤與夏平原公定相持於長安。魏主欲乘虛伐統萬。五月，發平城，命將軍陸侯督諸軍鎮大磧。

明至此方

以備柔然。魏主至拔鄰山築城，捨輜重，以輕騎三萬倍道先行。羣臣咸諫曰：「統萬城堅，非朝夕可拔。不若與步兵攻具，一時俱往。」魏主曰：「用兵之術，攻城最下，必不得已然後用之。今以步兵攻具，皆進，彼必懼而堅守。若攻不時拔，食盡兵疲，外無所掠，進退無地，不如以輕騎直抵城，彼見步兵未至，意必寬弛，吾羸形以誘之，彼或出戰，則成擒矣。」吾軍去家二千餘里，又隔大河，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者也。以攻城則不足，決戰則有餘矣。遂行。

魏主至統萬分軍伏于深谷以少衆至城下夏將
狄子王降言夏主聞有魏師召平原公定定曰統
萬堅峻未易攻拔待我擒奚斤然後徐往內外擊
之蔑不濟矣故夏主堅守以待之魏主患之乃退
軍以示弱遣娥清及永昌王徕西掠居民魏軍士
有亡奔夏者言魏軍糧盡輜重在後步兵未至宜
急擊之夏主從之將步騎三萬出城長孫翰等皆
言夏兵步陳難陷宜避其鋒魏主曰遠來求戰惟
恐不出今旣出矣乃避而不擊彼奮我弱非計也

遂收衆僞遁引而疲之夏主爲兩翼鼓譟追之行五六里會有風雨從東南來揚沙晦冥宦者趙倪曰今風雨從賊土來我向彼背天不助人願攝騎避之崔浩叱之曰是何言也吾千里制勝一日之中豈得變易賊貪進不止後軍已絕宜隱軍分出掩擊不意風道在人豈有常也魏主曰善乃分騎爲左右隊以犄之魏主馬蹶而墜幾爲夏兵所獲拓跋齊以身捍蔽魏主騰馬得上身中流矢奮擊不輟夏衆大潰魏人乘勝逐夏主至城北夏主遂

奔上邽、魏主微服逐奔者入其城、夏人覺之、諸門悉閉、魏主與齊等入其宮中、得裙繫之、架上乘之而出、僅乃得免、明日入城、獲夏主公卿校及婦女以萬數、馬三十餘萬匹、牛羊數千萬頭、府庫珍寶車旗器物不可勝計、頒賜將士有差、

魏將軍尉眷攻上邽、夏主退屯平涼、奚斤進軍安定、與丘堆娥清軍合兵、以馬疫糧少、深壘自固、遣堆行督租、士卒暴掠、不設儆備、夏主襲之、堆敗還城、夏主乘勝日夜抄掠、不得芻牧、諸將患之、監軍

侍御史安頡曰、受詔滅賊、今更爲賊所困、若不爲賊殺、當坐法誅、進退皆無生理、而諸王公晏然曾不爲計乎、斤曰、今以步擊騎、必無勝理、當須京師救騎至合擊之、頡曰、今猛寇遊逸于外、吾兵疲食盡、不一決戰、則死在旦夕、救騎何可待乎、等死死戰、不亦可乎、斤又以馬少爲解、頡曰、今斂諸將所乘二百匹、頡請募死士擊之、就不能破敵、亦可以折其銳、且赫連昌狃而無謀、好勇而輕、每自出挑戰、衆皆識之、若伏兵掩擊、昌可擒也、斤猶難之、頡

乃陰與尉眷等謀選騎待之、旣而夏主來攻城、頡
出應之、夏主自出搏戰、軍士爭赴之、夏主敗走、頡
追擒之、

蠕蠕侵魏、于謹率二千騎追之、因領輕騎出塞覘
賊、屬虜騎奄至、謹以衆寡不敵、追必不免、乃散其
衆騎、使匿叢薄間、又遣人升山指揮、若分部軍衆
者、賊遙見、疑有伏軍、乃退、

魏主將擊柔然、羣臣皆不欲行、獨崔浩勸之、公卿
或尤浩曰、南寇伺隙而捨之、北伐若蠕蠕遠遁、前

當時自
是如此
今何必
然則
今所不
可守之

無所獲。後有彊寇。將何以待之。浩曰。不然。今不先
破蠕蠕。則無以待南寇。南人聞國家克統萬。內懷
恐懼。故揚聲動衆。以衛淮北。比吾破蠕蠕。往還之
間。南寇必不敢動。且彼步我騎。彼能北來。我亦南
往。在彼甚困。於我未勞。况南北殊俗。水陸異宜。與
之河南。亦不能守。以劉裕之雄傑。吞併關中。留其
愛子。輔以良將。精兵數萬。猶不能守。况義隆今日
君臣。非裕時之比。主上英武。士馬精強。彼若果來。
如以駒犢。聞虎狼。何懼之有。蠕蠕恃其絕遠。謂國

地異日
豈終不
可耶是
在人耳

家力不能制，夏則撤衆放畜，秋肥乃聚，背寒向溫，南來寇抄，今掩其不備，必望塵骸散。牡馬護牝，牝馬戀駒，驅馳難制，不得水草，不過數日，必聚而困，弊可一舉而滅也。暫勞永逸，時不可失。寇謙之謂浩曰：「蠕蠕果可克乎？」浩曰：「必克，但恐諸將瑣瑣前後顧慮，不能乘勝深入，使不全舉爾。」先是，宋主因魏使還，告魏主曰：「汝趣歸我河南地，不然，將盡我將士之力。」魏主聞之，大笑，謂公卿曰：「龜鼃小豎，夫何能爲？就使能來，若不先滅蠕蠕，乃是坐待寇至。」

腹背受敵，非良策也。吾行決矣。遂發平城，魏主至漠南，捨輜重，帥輕騎，兼馬襲擊柔然，至粟水，柔然紇升蓋可汗先不設備，遂燒廬舍，絕迹西走，部落四散。魏主分軍搜討，東西五千里，南北三千里，俘斬甚衆。高車諸部乘勢抄掠，柔然種類前後降魏者三十餘萬落，獲戎馬百餘萬匹，畜產草廬亡慮數百萬。魏主循弱水西行至涿邪山，諸將慮有伏兵，寇謙之以崔浩之言告魏主，不從，引兵還至黑山，盡以所獲班將士，既得降人言，可汗被病以軍

自載入南山，民畜羣聚，方六十里，無人統領，相去百八十里，追兵不至，乃徐西遁。若復前行二日，則盡滅之矣。魏主深悔之，紇升蓋可汗，憤悒而卒。子吳提立，號勅連可汗。

夏主遣使求和於宋，約合兵滅魏。遙分河北，自恒山以東屬宋，以西屬夏。魏主聞之，治兵將伐夏。羣臣咸曰：「劉義隆兵猶在河中，捨之西行，前寇未必克，而義隆乘虛濟河，則失山東矣。」崔浩曰：「義隆與赫連定遙相招引，以虛聲唱和，莫敢先入，譬如」

連雞不得俱飛，無能爲害。臣始謂義隆軍來，當屯止河中，兩道北上，東道向冀，西道衝鄴。如此則陛下當自討之，不得徐行。今則不然，東西列兵，徑二千里，一處不過數千，形分勢弱。此不過欲固河自守，無北渡意也。赫連定殘根易摧，擬之必仆。克定之後，東出潼關，席卷而前，則威震南極，江淮以北，無立草矣。魏主從之，遂如統萬，謀襲平涼。

魏攻濟南，太守蕭承之帥數百人拒之。魏衆大集，承之使偃兵開門。衆曰：「賊衆我寡，奈何輕之？」承之

曰○今○懸○守○窮○城○事○已○危○急○若○復○示○弱○必○爲○所○屠○惟○當○見○強○以○待○之○爾○魏○人○疑○有○伏○兵○遂○引○去○

檀道濟等伐魏食盡自歷城還士有亡走魏者具告之魏人追之衆恟懼將潰道濟夜唱籌量沙以所餘少米覆其上及旦魏軍見之謂資糧有餘以降者爲妄而斬之時道濟兵少魏兵甚盛道濟命軍士皆被甲已白服乘輿引兵徐出魏人以爲有伏兵不敢逼稍稍引退道濟全軍而還

魏主欲討北凉以問崔浩浩曰牧犍逆心已露不

可不誅官軍往年北伐戰馬三十萬匹死傷不滿
八千而遠夷乘虛遽謂衰耗不能復振今出其不
意擒之必矣魏主曰善於是大集公卿議於西堂
弘農王奚斤等皆曰牧犍雖心不純臣然職貢不
乏罪惡未彰宜加恕宥國家新征蠕蠕士馬疲弊
未可大舉且聞其土地鹵瘠難得水草大軍旣至
彼必嬰城固守攻之不拔野無所掠此危道也初
崔浩惡李順順使涼州凡十二返涼武宣王數與
遊晏時爲驕慢之語恐順泄之隨以金寶納于順

懷中順亦爲之隱。浩知之，密以白魏主。魏主亦未之及。是時順與古弼皆曰：姑臧地皆枯石，絕無水草。城南天梯山上積雪丈餘，春夏消釋，下流成川。居民仰以溉灌。彼聞軍至，決此渠口，水必乏絕。人馬饑渴，難以久留。斤等議是。浩曰：史稱梁州之畜爲天下饒，若無水草，畜何以蕃？又漢人終不於無水草之地築城郭、建都縣也。且雪之消釋，僅能斂塵，何得通渠溉灌乎？此言大爲欺誣矣。李順曰：耳聞不如眼見。浩曰：汝受人金錢，欲爲之遊說，謂我

目不見便可欺邪。魏主隱聽聞之，乃出見斤等，辭色嚴厲。羣臣不敢復言。唯唯而已。羣臣既出，將軍伊馥言曰：「涼州若果無水草，彼何以爲國？宜從浩言。」魏主從之。

魏主如漠南，捨輜重，以輕騎襲柔然，分兵爲四道。魏主至鹿渾谷，遇敕連可汗。太子晃曰：「賊不意大軍猝至，宜掩其不備，速進擊之。」尚書劉潔曰：「賊營塵盛，其衆必多，不如須諸軍大集，然後擊之。」晃曰：「塵盛者，軍士驚擾也，何得營上而有此塵乎？」魏主

得於晉
楚之事

通乎神
鬼

疑之、不急擊、柔然遁去、追之不及、獲其候騎曰、柔
然不覺、魏軍至、惶駭北走、經六七日、知無追者、始
乃徐行、魏主深悔之、自是軍國大事、皆與晃謀之、
司馬楚之別將督軍糧、柔然欲擊之、俄而軍中有
告失驢耳者、楚之曰、此必賊遣姦人入營、覘伺割
以爲信耳、賊至不久、宜急爲備、乃伐柳爲城、以水
灌之、城立而柔然至、冰堅滑不可攻、乃散走、

魏主聞蓋吳在長安北、以渭北地無穀草、欲渡渭
南、循渭而西、崔浩曰、夫擊蛇者、先擊其首、首破則

尾不能掉。今吳營去此六十里，輕騎趨之，一日可到。破之必矣。破吳南向長安，亦不過一日。一日之乏，未致有傷。若從南道，則吳入北山，猝未可平也。魏主不從吳衆聞之，悉散入北地山，軍無所獲。魏主悔之，遂如長安。

檀和之等拔區粟，斬其將，乘勝入象浦。林邑王陽邁傾國來戰，以具裝被象，前後無際。宗慤曰：吾聞外國有獅子，威服百獸，乃製其形，與象相拒。象果驚走，和之遂克林邑。

魏叛民蓋吳屯杏城聲勢復振魏遣高涼王那等討破之獲其二叔諸將欲送詣平城有鎮將陸侯曰長安險固風俗豪伎今不斬吳變卡心身僭竄非其親信誰能獲之然停十萬之衆以追一人又非長策不如私許吳叔免其妻子使自追吳擒之必矣諸將咸曰得賊不殺而更遣之若其不返將何以任其罪侯曰此罪我爲諸君任之高涼王那亦以爲然遂與刻期而遣之及期不至諸將皆咎侯侯曰彼伺未得其便爾必不負也後數

果以吳首來傳詣平城討其餘黨悉平之以侯
爲內都大官會定安盧水胡劉超復反魏主以侯
威恩著于關中復遣鎮長安侯單馬之鎮超等聞
之大喜以侯爲無能爲也侯旣至諭以成敗誘納
其女以招之超無降意侯乃帥帳下往見之超設
備甚嚴侯縱酒盡醉而還頃之復選敢死士五百
人出獵因詣超營約曰發機當以醉爲限旣飲侯
佯醉上馬大呼手斬超首士卒應聲縱擊殺傷千
數遂平之魏主復徵侯爲外都大官

治蠻者
善于賊
勦今古
皆然

沔北諸山蠻寇雍州，宋將軍沈慶之帥參軍柳元景隨郡太守宗慤等討之。八道俱進，先是諸將討蠻者，皆營于山下，蠻得據山發矢石以擊，官軍多不利。慶之曰：去歲蠻田大稔，積穀重巖，不可與之曠日相守也。不若出其不意，衝其腹心，破之必矣。乃命諸軍斬木登山，鼓譟而前。羣蠻震恐，因而擊之，所向奔潰。因其穀以充軍食，掠諸山犬羊，蠻憑險築城，守禦甚固。慶之命諸軍連營于山中，開門相通，各穿池于營內，朝夕不外汲。蠻潛兵夜來燒。

營諸軍以池水沃火多出弓弩夾射之蠻兵敗走蠻所據險固不可攻慶之乃置六戍以守之久之蠻食盡稍稍請降悉遷於建康以爲管戶

魏人晝夜攻懸瓠作高樓臨城以射之矢下如雨城中負戶以汲施大駒於衝車之端以牽樓堞壞其南城陳憲內設女牆外立木柵以拒之魏人填塹肉薄登城憲督厲將士苦戰積屍與城等魏人乘屍上城短兵相接憲銳氣愈奮戰士無不一當百殺傷萬計城中死者亦過半魏遣永昌王仁舉

所掠六郡生口北屯汝陽宋主遣間使命武陵王駿發騎襲之駿發百里內馬得千五百匹分爲五軍遣叅軍劉泰之等將之直趨汝陽魏人惟慮救兵自壽陽來不備彭城泰之等潛進擊之殺三千餘人燒其輜重魏人奔散諸生口悉得東走魏偵知泰之等兵無後繼復引兵擊之士卒驚亂走死免者九百餘人馬還者四百匹魏主引兵還宋以陳憲爲龍驤將軍魏主遣宋主書曰我今不疑復非苻堅曩時與彼交戰晝則遣騎圍繞夜則離彼

勝生識
識生勝

百里外宿吳人止有所營伎不過行五十里天明矣其首豈得不爲我有哉

宋主欲伐魏魏羣臣初聞有宋師言於魏主請遣兵救緣河穀帛魏主曰馬今未肥天時尚熱速出必無功若兵來不止且還陰山避之國人本着羊皮袴何用綿帛裘至十月吾無憂矣九月魏主引兵南救滑臺宋師遁還

魏主引兵南下使中書郎魯秀出廣陵高梁王那出山陽永昌王仁出橫江所過無不殘滅城邑皆

古今皆
如此

望風奔潰，建康戒嚴。魏兵至淮上，宋主使將軍臧質將萬人救彭城。至盱眙，魏主已過淮。質使胡崇之等營東山前浦，而自營于城南。魏燕王譚攻之，皆敗沒。質軍亦潰，質棄輜重器械，單將七百人赴城。初，盱眙太守沈璞到官，王玄謨猶在滑臺，江淮無警。璞以郡當衝要，乃繕城浚隍，積財穀，儲矢石，爲城守之備。僚屬皆非之，朝廷亦以爲過。及魏兵南向，守宰多棄城走，或勸璞還建康。璞曰：「虜若以城小不顧，夫復何懼？若肉薄來攻，此乃吾報國之

秋諸君封侯之日也。奈何去之。諸君嘗見數十萬人聚於小城之下而不敗者乎。昆陽合肥前事之明驗也。衆心稍定。璞收集得二千精兵。曰足矣。及臧質向城。衆謂璞曰。虜若不攻城。則無所事。衆若其攻城。則城中止可容見力。爾地狹人多。鮮不爲患。若以質能退敵完城者。則全功不在我。若避罪歸都會。資舟楫。必更相蹂踐。正足爲患。不若勿受。璞歎曰。虜必不能登城。敢爲諸君保之。舟楫之計。固已久息。虜之殘害。古今未有。屠剝之苦。衆所共

見其中幸者，不過得驅還北國，作奴婢爾。彼雖烏合，寧不憚此耶？所謂同舟而濟，胡越一心者也。今兵多則虜退速，少則退緩。吾寧可欲專功而留虜乎？乃開門納質。質見城中豐實，大喜，因與璞共守。魏人之南寇也，不齎糧用，惟以抄掠爲資。及過淮，民多竄匿，抄掠無所得。人馬饑乏，問盱眙有積粟，欲以爲北歸之資。攻城不拔，卽留數千人守盱眙。自帥大衆南向。由是盱眙得益完，守備魏主至瓜步，壞民廬舍，及伐輦爲筏，聲言欲渡江，建康震懼。

宋主聞有魏師，命廣陵太守劉懷之逆燒城。府乘船盡帥其民渡江。山陽太守蕭僧珍斂民入城，諸送糧仗詣盱眙及滑臺者，以路不通皆留山陽。僧珍又畜陂水，令滿須魏人至，決以灌之。魏人過山陽，不敢留，因攻盱眙。魏主就臧質求酒，質封洩便與之。魏主怒，築長圍一夕而合。運東山土石以填塹，作浮橋於君山，絕水陸道。遺質書曰：「吾今所遣鬪兵盡非我國人，城東北是丁零，與胡、南是氐羌，設使丁零死，正可滅常山趙郡賊，胡死，滅并。」

本有實
見非作
漫語

州賊氏羌死，滅關中賊，卿若殺之，無所不利。質復書曰：省示，具悉奸懷。爾自恃四足，屢犯邊境。王玄謨退于東，申坦散於西。爾知其所以然耶？爾獨不聞童謠之言乎？蓋卯年未至，故以二軍開飲江之路耳。寡人受命相滅，期之白登。師行未遠，爾自送死，豈容復令爾生全？饗有桑乾哉！我本不圖全，若天地無靈，力屈于爾，壺之粉之，屠之裂之，猶未足以謝本朝。爾智識及衆力，豈能勝苻堅耶？今春雨已降，兵方四集。爾但安意攻城，糧之見語，當出廩。

小城却
大軍古
來有限
事

相貽得所送劔刀欲令我揮之爾身耶魏主大怒
作鐵床于其上施鐵鑊曰破城得質當坐之此上
質又與魏衆書曰爾語虜中諸士庶佛狸見與書
相待如此爾等正朔之民何爲自取糜滅豈可不
知轉禍爲福耶并寫賞格以與之云斬佛狸首封
萬戶侯賜布絹各萬疋魏人以鉤車鉤城樓城內
擊以彊組數百人唱呼引之車不能退旣夜縋桶
懸卒出截其鉤獲之明日又以衝車攻城城土堅
密每至頽落不過數升魏人乃肉薄登城分番相

代墜而復升，莫有退者，殺傷萬計，尸與城平。凡攻之，三旬不拔。會魏軍中多疾疫，或告以建康遣水軍自海入淮，又敕彭城斷其歸路。二月朔，魏主燒攻具退走。盱眙人欲追之，沈璞曰：「今兵不多，雖可固守，不可出戰。但整舟楫，示若欲北渡者，以速其走。計不須實行也。」臧質以璞城主，使之上露板，璞固辭，歸功于質。宋主聞，益嘉之。

俱文帝

宋沈攸之自彭城還也，留申纂守無鹽。張謨守團城，與肥城、糜溝、坦苗皆不肯附魏。魏遣將軍慕容

白曜將兵赴青州。白曜至，無鹽欲攻之。將佐皆以爲攻具未備，不宜遽進。司馬鄴範曰：「輕軍深入，豈宜淹緩？且申纂必謂我軍來速，不暇攻團將，不爲備。今出其不意，可一鼓而克。」白曜從之，引兵僞退，夜進攻之，拔無鹽，殺申纂，欲盡以其人爲軍賞。範曰：「齊形勝之地，宜遠爲經略。今人心未洽，連城相望，皆有拒守之志，非以德信懷之，未易平也。」白曜曰：「善。」皆免之。將攻肥城，範曰：「肥城雖小，攻之引日，勝之不益，軍勢不勝足挫軍威。彼見無鹽之破，不

敢不懼若飛書喻之不降則散矣白曜從之肥城
果潰得粟三十萬斛白曜謂範曰此行得卿三齊
不足定也遂取坦苗糜溝二戍一旬中拔四城威
震齊土

魏之人彭城也垣崇祖將部曲犇據朐山道成以
爲戍主朐山濱海孤絕人情未安魏人得其叛將
遣騎二萬襲之崇祖方出送客城中人懼皆下船
去崇祖還謂腹心曰虜非有宿謀承叛者之言
而來耳易誑也今得百餘人還事必濟矣卿等可

亟去此二里外大呼而來云艾唐義人已破虜煩
戍軍速往逐之舟中人果喜爭上岸崇祖引入據
城遣羸弱入島人持兩炬登山鼓譟魏軍乃退崇
祖亦自彭城犇胸山遂依道成於淮陰俱明帝

宋休範帥衆二萬騎五百發尋陽以書與諸執政
稱楊運長等蠱惑先帝使建安巴陵無罪被戮請
誅之朝廷惶駭蕭道成曰昔上流謀逆皆因淹緩
至敗休範必懲前失輕兵急下乘我無備今宜頓
兵新亭白下堅守官城東府石頭以待賊至千里

孤軍復無委積，求戰不得，自然瓦解。我請頓新亭，以當其鋒，破賊必矣。袁粲聞難，扶曳入殿，內外戒嚴。道成遂出屯新亭。張求屯白下，沈懷明戍石頭，道成治壘未畢。休範前軍已至新林，捨舟步上，遣其將丁文豪別趣臺城，而自以大衆攻新亭。道成拒戰，移時，外勢愈盛，衆皆失色。休範白服登城，以數十人自衛。校尉黃回、張敬兒謀詐降以取之，乃出城放伏，大呼稱降。休範信之，置於左右。回目敬兒奪休範防身刀斬之。其將杜黑驪攻新亭甚急。

遂北趣朱雀桁。王道隆將羽林精兵在門內，召劉
劭於石頭。劭至，命撤桁以折南軍之勢。黑騾戰殺
道隆。劭中外大震。會丁文豪之衆知休範已死，稍
欲退散。許公輿詐稱桂陽王在新亭，士民惶惑，詣
壘投刺者以千數。道成皆焚之。登城謂曰：劉休範
已就戮，屍在南崗下。我乃蕭平南也。諸君諦視之。
刺皆已焚，勿懼也。卽遣陳顯達等將兵入衛。袁粲
慷慨謂諸將曰：今寇賊已逼，而衆情離沮，孤受先
帝付托，不能綏靖國家，請與諸軍同死社稷。被甲

上馬將驅之。於是顯達等引兵出戰，大破黑驪文豪，皆斬之。進克東府，餘黨悉平。俱帝昱

劉道濟爲益州刺史，刑政失中，寇盜蜂起，攻圍州城。道濟將裴方明出東門，破賊三營，斬首數萬級。賊雖敗走，復合。方明僞出北門，迴城東大營，殺千餘人。時天大霧，方明復揚聲出東門，而潛自北門出，攻城。北城西諸營賊衆大潰，奔散。

沈攸之與蕭道成同直殿省，相善。攸之以道成名位素出已下，一旦專制朝權，心不平。於是勒兵移

檄朝廷洵懼初道成以世子順行郢州事修治器械以備攸之及徵順爲左衛將軍順乃薦司馬柳世隆自代謂曰攸之一旦爲變焚夏口舟艦沿流而東不可制也若得攸之留攻郢城必未能猝拔呂爲其內我爲其外破之必矣及攸之起兵順行至尋陽衆欲倍道趨建康順曰尋陽地居江流密邇畿甸留北溢口內藩朝廷外援夏口保據形勝控制西南今日會此天機置也或以城小難固左中郎將周山圖曰今據中流爲四方勢援不可以

所見略
同何其
淺也

小事難之，苟衆心齊，一江心皆城隍也。願乃奉晉
熙王燮鎮湓口，道成聞之喜曰：「真我子也。」攸之至
夏口，自恃兵強，有驕色。主簿宗儼之勸攸之攻郢
城，功曹臧寅以郢城地險，非旬日可拔。若不時舉，
挫銳損威，今順流長驅，計日可捷。旣傾根本，則郢
城豈能自固？攸之欲留偏師守郢城，自將大衆東
下。柳世隆遣人挑戰，肆罵穢辱之。攸之怒，改計攻
城。世隆隨宜拒應，攸之不能克。順帝